

40年后的今天

20位老人跪在恩师墓前

本报记者 赵国锋 文/图

核心提示

今年清明节,通许县东芦氏村20位55岁到60岁的老人相约到该县城关镇王菜园村,他们在拜访了健在的师母后,到已故近28年的老师张广顺墓前齐刷刷跪下,一个个泣不成声地向恩师诉说了怀念之情,讲述了恩师对自己天高地厚之恩情,这一场景感动得围观的乡亲无不热泪盈眶。这些老人和他们的老师之间曾经发生了什么感人的故事呢?

他们相约悼念恩师

春暖花开时节,记者走进位于豫东平原的通许县境内,一眼望不到边的小麦长势喜人,油菜花香沁人肺腑。

从县城往东北方向,经过10公里坑坑洼洼的路程就是东芦氏村。在登封车队退休回家的陈舜贤就住在这个村庄,今年春节期间,老陈约请6个小学同学聚会,他们中有农民、有老师、有退休的干部和工人,都是55岁至60岁的老人。席间,大家回忆起苦涩的童年生活,他向大家现在最想谁。

大家异口同声回答:“最想教咱们的张广顺老师!”接着,一个个回忆起张老师与自己之间曾经发生的故事,说到动情之处,有人失声痛哭,一场聚会的酒席成了大家忆苦思甜的酒席,成了诉说老师恩情的酒席。

“我们今天的日子同小时候比可真是天壤之别,但是,如果没有张老师,我们中可能有人活不到今天;如果没有张老师,你们拿退休工资的人,当时参加工作就不可能。”一位在家务农的同学说。

“张老师可以说是我们的恩师,现在我们儿孙满堂、过着好日子,我们没理由忘记恩师。张老师去世时咱们都不知道,这样吧!打听一下张老师家现在住在哪儿,今年清明节咱们去祭拜张老师。”陈舜贤建议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的建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祭拜张老师的消息不胫而走,在清明节到来之前,其他十多个同学也知道了这个建议。

恩师坟前失声痛哭

张广顺老师家位于通许县城南的王菜园村。张广顺老师的坟墓就在村西北角。

清明节那天,20名张广顺老师40多年前教过的学生带着花篮、祭文、祭品和给师母的滋补品来到张广顺老师家。花篮的挽联上写着:“桃李悼良师,从今不复闻教诲;学子祭先贤,忆昔徒嗟失音容。”他们见到依然健在的74



20位老人来到墓地祭拜恩师

岁师母金桂芝就鞠躬,老太太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丈夫的学生还记着丈夫,她激动得老泪纵横。张家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上坟的老人,在村里也成了传播很快的新闻。

与张老师家人寒暄完毕,20位老人在张广顺长子带领下来到墓地,摆好祭品、点燃香火、燃放鞭炮后,一位代表宣读了1000多字长的祭文。然后,他们齐刷刷跪在恩师的坟墓前失声痛哭,诉说着对恩师的思念之情。他们哭诉道:“张恩师,今天是清明节,您40年前精心培养的学生代表众师生来看您了!”“张老师,你还记得你饿着肚子,把窝窝头掰给我们吃吗?”“……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们祭拜的仪式完全是按照长辈的规格进行的,此情此景感动得在场的无人不热泪盈眶。

一块窝头终生难忘

为了详细了解事情的原委,记者几经周折找到了清明节参与祭拜的张广顺的几个学生,他们都是原小阁学区六三、六四届小学毕业生。听说记者到来,他们从田间、学校、养殖场来到陈舜贤家。谈起张广顺老师对他们的恩情,俨然事情就发生在昨天。

57岁的陈舜贤回忆说,他们那时候的学校十分破旧,教室四面透风,张老师教他们六年级的语文、数学,还是班主任,全班30个学生。

由于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地里的草、树木的皮都被人们吃光了,花生壳都成了好吃的东西。老师们的口粮也难以保障,每天早晨,每个老师只有一个乱七八糟粗粮做的拳头大的窝窝头,另外就是喝碗水。“我们每天早晨都是饿着肚子去上学,张老师看到我们饿得没力气,就把窝窝头给我们掰一块吃,他自己饿着。那时都是小孩子不懂事,加上饿得不行,老师给了就吃,根本就不想老师也饿着肚子。现在的年轻人不会理解,那时候的一块窝窝头比现在的海参、鱿鱼都宝贵,可以救一条人命啊!”说到这里,老陈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

58岁的退休干部于兆坤说:“张老师那时只有30多岁,也是能吃的时候,一个窝窝头掰给几个学生,他给我们上课是忍饥挨饿上课的。要知道当时他家里也有一双老人、妻子和两个孩子也在农村挨饿。这就是他的师德,不顾自己家里人,只顾学生。”

他给很多学生交学费

当时刚刚参加工作的张老师每个月的工

资只有20多块钱,为了不使自己的学生失学,让他们继续上学,他多次为学生交学费。

当时只有13岁的于兆坤说:“当时家家户户都特别困难,拿出来几毛钱就是很大的问题。一次,我的学费差八毛钱不够,张老师二话不说给我交了,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现在八毛钱不算啥,可在那时,如果没有这八毛钱,我可能就回家了。”

陈舜贤插话说:“六年级的时候,我的一块七毛五学费也是张老师交的,如果不是他替我交学费,我可能就不上学了。要知道当时钱是很管用的啊!”据他们统计,仅他们班30个学生张老师替交学费的就有8个。

学生在他脚底下写字

张广顺在世时是通许县的模范老师,他对学生的辛勤教育,他的学生也是没齿不忘。今年57岁的杨连海现在是养猪专业户,清明节去祭拜张老师没有人告诉他,他知道后一



张老师的爱人金桂芝在擦拭张老师的遗像

直在埋怨去的人。他说:几十年来,他一直没有忘记张老师,如果他会画画,他现在还能把张老师的像画出来。“我们姊妹8个,我是老大,最调皮。六年级时张老师开始教我,由于学习差,我吃小灶最多,他经常把我留下来补课,使我进步很快。为了鼓励我,一次张老师给全班出了一个作文题是《杨连海变了》,如果不是张老师对我的耐心教育,让我随便发展,说不定我早就进监狱了。”

受张广顺老师的影响,60岁的时得水现在还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时得水8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他们弟兄三个住在一间泥墙草房

里,生活特别穷苦。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他整天调皮,学习不是一般的差。为让他赶上功课,张老师晚上不让他回家,给他补课,夜里就和张老师一起睡。他清楚地记得:“张老师只有一条被子,我们睡在床上,他还继续教我写字。他让我在他脚上默写字,不对他就纠正,这让我一辈子不会忘记。如果不是张老师,我可能小学也毕业不了,更不用说现在当老师了。”

他教的学科常是通许第一

据介绍,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张广顺老师,毕业于开封第二师范学校,毕业后在通许县的小阁学区(学校)、北关小学等4所学校从事教育工作20余年,1979年夏天病逝在工作岗位上,年仅46岁。

今年55岁、开封师范毕业的刘广运说他最幸运,现在他教书的学校就是当年张老师在的学校东芦氏小学。他总结道,第一,张老师对学生严格,对迟到的学生,下课立即补课;第二,他教育方法好,他教的六年级课多年是通许县第一名。五年级时,他的学习成绩属于二流,六年级张老师教他,使他由二流学生变为一流学生。“当时能上初中就很不简单,我们同学很多考上了初中,后来有3个考上本科,8个考上师范,这与张老师对我们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如果不是‘文革’开始,我肯定上大学。我教书36年来,时时刻刻按照张老师对我们那样对待我的学生。”

相约恩师墓碑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广顺的学生都十分激动,讲到动情处时都眼含泪花。他们评价张广顺是“焦裕禄式”的老师,张口闭口都说“恩师”二字。今年清明节没有参加祭拜的同学都埋怨组织者没有告诉他们,说明年一定要去。

这些老人对记者说,他们与张广顺老师之间有“五个之最”:说得最多的是对张广顺老师的怀念话;回忆最多的是张广顺老师的教导;眼前浮现最多的是张广顺老师的形象;最难忘怀的是张广顺老师在艰难岁月对他们的物质支持;学习最多的是张广顺老师的高尚风范、良好师德。

据陈舜贤讲,他们已经商量好了,只要师母在世,以后他们每年都要去看望师母,以报答恩师对他们的恩情。当他们在记者口中得知张广顺94岁的母亲还健在,并且还能穿针引线时,都十分兴奋,商量着最近要去看望老奶奶。他们也已商定在适当时候去给张广顺老师树碑立传。

活在“笑话”世界里的边缘人

本报记者 李明德 文/图



杨金玲在写作

核心提示

杨金玲,这位从贫困农村走入城市的中年汉子,在喧闹的都市里,他一直在孤独地坚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创作笑话。

为了自己的梦想,23年来,他放弃了人生最辉煌的时刻,把自己固守在自己的“笑话”梦中,他练就的“笑话”梦,能成为现实吗?

23年 为了生命的承诺

这是一栋被都市村庄层层包围着的民房,虽是正午,阳光很强,可院子里光线却有些昏暗。一楼一间不足5平方米的小屋中,摆放着两个书柜,一个小书桌,两把椅子。简陋的房间

里弥漫着浓重的劣质烟草味道,桌子上堆满了稿纸,足有两米高。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杨金玲每天坐上七八个小时,写文章,创作笑话。因为买不起电脑,杨金玲一直都用手写,长期的伏案笔耕让他腰酸脖子疼,直到实在受不了了,才去到外面的街上转一圈,回来后继续写。

这里,便是被人们称为“民间笑话大王”杨金玲的创作室。

堆积如山的文学手稿,一字一句,都凝聚着他23年来创作的艰辛。

记者在采访时,杨金玲说,他现在正专心于两部长篇幅科幻类小说的创作,为证实作品的可读性,杨金玲将其中的章节放到自己新开的博客上,不想竟引来众网友如潮好评。

博友鼓励给予了杨金玲莫大的信心和动力。每天早上,杨金玲都会按时到租住的附近网吧将自己的文章放进博客任博友们评论。

他说自己在申请博客时就承诺过,每天会准时更新文章。承诺是金,事实上,23年来为了曾经不能空许的承诺,一路风雨,在文学的路上杨金玲一直走得孤独而坚信。

苦涩的童年 坚强中成长

1969年10月10日,杨金玲出生在登封告成镇石羊关村。这是一个地处山区的贫困村小村庄,因家庭贫困,在他出生前的5月13日,身患重病的父亲为不拖累家人,带着无尽的遗憾在自家门后的一棵歪脖子柿树上上吊自杀了。5个月后,杨金玲与父亲成为阴阳两难想见的陌路人,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

父亲的去世,并没能改变这个清贫的家庭。更多的却是家庭从此陷入了纷争。哥哥、嫂子和母亲经常为了家事吵闹,这一切在杨金玲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印记。

杨金玲6岁那年,在与哥嫂结束了长达4年的家业纷争后,母亲带着他和3个未成年的姐姐远走他乡,开始了另一种艰辛生活。

当时正值上世纪70年代中期,集体挣工分吃饭,身在异乡的他,饱受欺负。因为没饭吃,每天都饿得头晕脑胀。但是让他欣慰的是

那时候有上学,有书读。但是后来,家庭更加贫困,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了。因为他实在不忍心看到母亲为筹学费那愁苦的表情和四处借钱奔波的身影……

拿着期中考试语文百分试卷,杨金玲流着泪对母亲说自己不想上学了。老师找到杨金玲的母亲说:“您娃不上学,太亏了。”这句话,成了杨金玲一生无法释怀的伤痛。不能上学是杨金玲此生最大的遗憾,为了弥补那种心灵深处的伤痛,他没有放弃人生的梦想,他用文学实现着那曾经失去的一切。

杨金玲告诉记者,自己在童年时就非常喜欢看小人书。12岁那年上小学时,学校里有有钱人家的孩子拿小人书往外租,2分钱看一本,为能看到心思神往的小人书,他偷拿了二姐口袋里的两毛钱,一口气看了10本,为那两毛钱,气得二姐大哭一场,那两毛钱原是母亲给二姐用于购买四两盐钱啊!

但母亲知道这件事情后,没有怪他。在母亲眼里读书是文化人做的事,儿子没能上学母亲内心深处也很歉疚。为了让儿子做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她给儿子腾出更多的学习时间。几个姐姐先后出嫁后,母亲承担了所有的家务,起早贪黑地种地。母亲深知儿子读书太少,底子薄,为了让儿子读更多的书,每到秋收时节,母亲就把挑得干干净净的花生和大豆背到镇上卖成钱给杨金玲买书读。16岁那年,杨金玲就以他三年级的文化程度自修完了大学中文的全部课程。

他说:是母亲给予了他一切,一生他最佩服的人就是母亲,最感谢、最感激的人还是母亲,如果没有母亲他也不会再有今天。苦涩的童年生活,也让我学会了坚强成长。

生死边缘 他读懂了生命的含义

16岁那年的冬天,一场车祸险些使他命丧黄泉。3天后,当杨金玲从昏迷中醒来时,他首先看到坐在床前的母亲。生死劫复,面对憔悴苍老的母亲,杨金玲用被子蒙住头,泪水夺眶而出。他觉得命运对母亲太残酷了。中年丧夫又

险些让她老年丧子,也正是那一刻,杨金玲读懂了生命的全部含义。生命的价值是该为社会留下一些东西。生命的存在是有限的,为显示自身存在的价值,他选择了文学,因为文学是可以留存生命的最好方式。

确切地说杨金玲是想通过文学的形式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他承诺过母亲,有一天,他要让自己的作品印到报纸上,出一本自己的书,当一个作家,用赚来的稿费养活和孝敬母亲。为了儿子,慈爱的母亲承受了太多的磨难。

1984年,杨金玲的第一首诗歌在湖南某部主办的刊物上发表了,拿着自己手写的稿子印成了铅字,那一刻他激动地流了泪。1986年,一首真正代表杨金玲心声的诗《我的信仰》发表在郑州市文联主办的《百花园》杂志上。作品的不断发表,在当时的登封县杨金玲成了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作为最有培养前途的文学作者,杨金玲被吸收到登封县作家协会会员。

1989年,杨金玲离开家乡到登封县城里卖煤球,夜晚就在租来的小屋里埋头写作,隔三差五,母亲便会步行几十里山路到城里给他送来米面。望着母亲瘦弱、单薄的身影,艰难地行走在坑洼不平的山路上,杨金玲往往是泪湿衣襟。他知道,母亲的付出也是希望看到儿子能有出息的那一天。而这一天,对于杨金玲来说走得太艰辛了,太难了。

活在“笑话”世界里的另类边缘人

在外人眼中,杨金玲是个另类人。在经济社会的今天,别人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大把大把挣钞票,而他却选择了文学创作。他自己戏称自己是一个活在“笑话”世界里的另类边缘人。

杨金玲说,在他的生活中最让他深感愧疚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母亲,一个是自己的妻子。那是1991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杨金玲的妻子当时在被服厂上班,平时也喜欢写作。因为同样的爱好,共同的追求,他们相识相爱了。杨金

玲说:“如果没有妻子的理解和支持,我也不会有今天。”回想往事,杨金玲很伤感。他觉得对不起妻子,为了支持自己,结婚时妻子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这么多年,妻子从没有过半句怨言,一直在支持鼓励着他。

1993年秋天,杨金玲和妻子带着刚满一岁的儿子,怀揣刚卖过大豆的75元钱从贫困的家乡来到郑州寻找新的生活。站在陌生的城市街头,举目无亲,内心那种凄凉让他们夫妻俩终生难忘。他们开始依靠摆摊艰难维持生计,但有次被城管逮着了,把他们赖以生存的三轮车给没收了。无奈,他和妻子只好拉起板车卖煤球,后来,他和妻子还扫过大街。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一家3口炒西瓜皮当菜吃。

1993年中秋之夜,当万家团圆的城市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时,杨金玲和妻子手牵着手,4岁的儿子在一斤月饼钱发愁。

那一年,是杨金玲在郑州最为艰难的一年,笑对人生,苦中作乐。那一年的秋天,山西《笑话大王》杂志社分4期刊发了他的40篇笑话作品。300多元的稿费接济杨金玲一家3口渡过了难关,那也是杨金玲从事写作收获最多的稿费,一向从不流泪的杨金玲失声痛哭,也就从那时起,杨金玲与笑话有了不解之缘。

如今在郑州生活了13年,杨金玲和妻子依然过得很难,还是一无所有。但这一切并没阻挡他继续创作下去的信心,至今杨金玲已创作了上千万字的手写手稿,800余篇民间幽默故事笑话。他希望有一天将这些手稿集中修改,付梓成书。杨金玲不无忧虑的告诉记者,随着母亲一天天变老,他担心自己的书能不能顺利出版,了却母亲和自己的心愿。

至今,杨金玲的生活还很贫穷,一家三口仅靠妻子每月几百元微薄的工资,上初中的儿子没有一分零花钱,古稀之年的母亲还再为儿子的梦想默默辛勤着。采访完杨金玲,记者的心情感到无比的沉重。他说:“文学创作23年,我得到的是精神财富,失去的是一次次发财的机遇,可我又不能放弃,船到江心,自己已没有退路了。”